

生/活/随/笔

我的快乐像山楂鸟



殷众

山楂鸟,是我很喜欢的一种鸟。我喜欢的原因,一是这鸟很漂亮好看,二是它喳喳的叫声。我曾把它当作喳喳报喜的喜鹊。

第一次看见山楂鸟,是那年我回乡下老家。当我快到村子口时,突然几只我从没见过的鸟,从头顶滑翔飞过。它们体型很大,尾巴很细长,甚至可以说比身体都要长很多。我当时相当兴奋好奇,以为是喜鹊,在我们老家是好多年都没看见喜鹊了。后来我问了山里的老人,他们说不是喜鹊,是山楂鸟。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这种鸟。孤陋寡闻的我,惊奇地对自己说:“这世界上,以前我只声情并茂唱过《山楂树》那首歌;只听说过山楂树、山楂花、山楂果、山楂片……可从来没有听说过,竟然还有山楂鸟。”山里人还对我说,山楂鸟它们喜欢成群滑翔飞,喜欢喳喳地像喜鹊样喳喳闹,山里人都叫它们山闹子,或者喳喳闹客。有些地方的人叫它们长尾鹊、花尾鹊。

后来,山楂鸟越来越多,在我们城里,比如街道呀,公园呀,学校呀……以及我们老县城的三洞沟等地方,随时随地都能看见。于是我也就越来越熟悉,越来越喜欢,越来越爱它们了。

深冬的一天,我又到三洞沟闲逛。当我在山坡林间小路上走着的时候,几只山楂鸟突然停落在我头顶的树上,它们不害怕我,反而很亲密、很贴近地靠向我。我们相互对望,凝视,更是相互理解。我对它们说你们下来,它们好像

对我说你上来;我对它们微笑,它们好像也在对我微笑呢!夸张一点说,就在我们这几乎零距离之间,我很认真仔细看清楚了它们。

只见它们从头到尾长约70厘米。头黑,脸黑,颈子黑,眼睛也黑,像鼓起两粒黑豆,或者像黑珍珠似的。顶冠却是白的,嘴猩红,脚红色,爪红色,腹部白色。尾楔形,二指来宽,长长拖着,不匀称,不成比例,比身子几乎要长一倍多。时而两三只一起,并排站在一根枝丫上,时而分开,扇动几下花白翅膀,跳飞到另外一根枝丫上。时而安静得像一个文雅矜持的闺秀,时而又像一个耐不住寂寞约束不住自己的孩子。喳喳,喳喳,不停地高声叫唱着……好不快乐!它们快乐,我也快乐,我快乐,它们肯定会更快乐。

回到家里,莫名地想到那些山楂鸟,我甚是羡慕它们。羡慕它们自由自在,无忧无虑,像闲云,清风一样。我在一首分行的文字里写道:“下辈子转世,希望自己是一朵闲云,一丝清风。退一万步说,如果实在不行,那么,就成为一只鸟儿吧!一只山楂鸟那样的鸟儿。”

那天晚上,我做了一个美好的梦,梦见一棵开满白花的山楂树,树上有很多快乐地高声叫着的山楂鸟。我伫立树下,一边凝视着远方,一边唱着俄罗斯经典歌曲《山楂树》:“当那嘹亮的汽笛声,刚刚停息,我就沿着小路向树下走去。轻风吹拂不停,在茂密的山楂树下……”

(作者单位:长寿川维中学)

诗/绪/纷/飞

小微光



何渊

你是我心中的小微光
微得像一粒萤火
闪在爱的河畔,深的青草丛
微得如同我为你
绘制的小漩涡映着蔷薇
温柔了夜的眼
繁星之瞳

微得像松针上的露珠儿
在阴沉的雾中
无声滑落,惊动了
我的花粉
微得像唇边的细语
能够抚平狂风的呼啸
微得一朵蔷薇花
羞红了广袤的心地

微光在夜空中
流星般璀璨
微得我月光般婉约
微得柳絮飘扬,诗句成行
只因你是我
心中的爱火

(作者系巴南区作协副主席)

新/作/者

忽然梦见你

赵潇

下课的铃声欢快又急促地响起,一群孩子被老师带领着走到校门口。我背着小书包潜伏在乖巧的队伍里,一出校门,就像解开了束缚的兔子,一蹦一跳不安分地走着。奶奶穿着一身厚重的大衣,早早地守候在校门的一侧,等待我这只小兔子。我用力地把手伸进奶奶的胳膊和腰之间,感受到那身大衣很厚重。

那身大衣在奶奶去世以后,时常摔进我的梦里。重得我一翻身,发现枕头湿润了一大片。就像这个深夜,我忽然梦见了我的奶奶,又感受到了那身大衣的厚重,像奶奶对我的疼爱那么厚重。

我总是在别人的目光里停顿,让自己的思绪与别人的评价撕扯。今天接待来访客户时,我拼尽全力,也未能说服客户同意方案通过。说到有些激动时,语速太快,普通话里偶尔冒出一句方言,惹得一旁的同事捂着嘴嘲笑我。下班回到家里,伴着回荡的嘲笑声,我带着些许的忧伤睡去。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,“你还不明白吗?那我们再来一次。”我抬起头,中学物理老师摇晃着身体,捣鼓着手中的仪器。教室里充满了嘲笑,老师神情专注不为所动。我忽然梦见了那个物理老师,他摸了摸我的头,问我还不明白吗?醒来以后,我告诉自己,我明白了。

这一次,忽然出现在我梦里的,是我的同

桌。她嘴边挂着淡淡的笑容,酒窝深刻得像雕刻的一样。从初中到高中,她一直坐我旁边。我和她唯一共同的爱好便是画画,经常一起在画室里练习素描。课间休息时,我们会玩小朋友的游戏,在手腕上画手表,看谁画得逼真。幼稚,却不亦乐乎。然而,等到高中毕业,竟莫名地失去了联系。直到多年以后,与当年的同学聚会,才得知她死于一场意外的车祸。我下意识地摸着手腕,想念起曾经画下的一块块手表,虽然指针不会走动,却依然带走了那些一起练习素描的美好时光,也定格了生命中念念的永恒。

梦里的蒲公英,在微风的吹拂下,渐渐飘散。小女孩久久凝望着橱窗里的洋娃娃,眼里盛满了渴望。她说,妈妈,洋娃娃好可爱。而一旁的妈妈看了看标价,无奈地牵起她的手匆匆离开。风涨满了她离去的小裙子,像一只蒲公英,还没等到自己的洋娃娃,就飘散了。于是,我买下了那个大眼睛的娃娃,看着女孩心满意足地走远。

我忽然就梦见了遥远的自己,梦见了儿时的心愿。尽管已成时光里的遗憾,但如今可以帮别人实现了。梦里的蒲公英纷纷找到了故乡,落地生根,正生长出美好的感动。

(作者系渝北区作协会员)

接力连载小说

《太空火锅城》

* 选登



网红时代(二)

吴越

出租车载着俞生在“两江四岸”飞驰。这个“两江四岸”是重庆城的特色,一座重庆城因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形成了四个滨江组团。过去,从南岸到渝中再到江北可不容易,嘉陵江上、长江上分别都只有唯一的一座大桥,别无分号,要么老实排队过桥,要么去渡口赶轮渡船,还有就是过江索道。想到这里,俞生突然心头一热,他想起小时候,管到解放碑叫进城,管坐索道叫坐飞机。每一次坐着索道飞越大江,都让他小小的心“怦怦”跳,激动得像走钢丝的空中王子。好几次坐到江对岸舍不得下,就蹲在角落里可怜巴巴地赖着。售票员一看是小朋友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就这样坐上好几个来回……

“索道现在还开不开呢?”他小心翼翼地问,生怕得到残酷的答案。

“关了,嘉陵江索道关了。”司机小哥一边望着前面的路,一边点点头。

“唉——”俞生一声叹息。

“但是长江索道还开着的,就在你住的那栋楼旁边!”司机小哥又接着说,俞生熄灭的眼神瞬间又亮了起来,他抬起头,从后视镜里看到小哥那抖动的浓眉,分明是故意分开说的,俞生差点气笑了。

“不过现在是网红景点咯,要排几个小时的队!”

俞生点点头:“没事,只要还开着,还在就好,就好像是没有拔出来的豆芽,根还在。”

“我说哥子,你应该是外面回来的老乡吧!”司机小哥又接着说。

俞生又点点头:“是的,从阿根廷回来。”

小哥一下开心起来:“真的呀!我最喜欢足球了!”

俞生一看是个球迷,一下子距离更近了。

小哥跟他说起了这三十多年来重庆的变化,听得俞生瞠目结舌:修了十几座桥,挖了十几条城市轨道交通,打造了七条步行街,重庆大礼堂对面建了三峡博物馆,观音桥比小龙坎还堵车,小面价钱涨了几倍,有几百家的店挂着“小面100强”的牌。

俞生往窗外望去,此时他们正在往鹅岭上面爬,经过悬崖那一段,刚好眺望长江。俞生认出来了珊瑚坝,坝上是长江大桥,不远处另外一座就不知道了。两座桥遥遥相望,像一双搭在江面上的筷子,再看江岸上的房子,一座两座全都高头大棒,雄踞江头,随着岸边的地势又错落有致,确实立体,确实奇幻,自己小时候见到这么奇幻的东西,还只有电厂的高烟囱和重钢的大火炬。

没等俞生感叹完,车已经过了石桥铺,爬上了蜀道山。俞生眼前一热,双手搭在车窗上,就像个第一趟进城的小娃儿一样。

这里的老街老巷,挑挑上的小菜,讨价还价的大爷,吹夸夸的大妈,背大书包的学生,牌子歪了一半的“糖酒公司”……老重庆的感觉又回来了。

“哥子,可以嘛?”司机小哥的语气无不得意:“这里面那家‘太空火锅城’,开了有三十年了!”言下之意,这可是老重庆才能带来的好地方。

俞生自然是知道的,他和薛米丽出国没几年,就接到卫鸣的信,说他自己搞的火锅店搞熄火了,还是想开一家太空火锅城的分店。股东会意见不统一,想请俞薛二位帮忙说和说和,投个同情票,大家应该会给这个面子的。当时就好像说是想开在蜀道山上,也不晓得是不是这一家,毕竟几十年过去了,物是人非呀。

车停了,俞生下来甩了甩胳膊,他仰着头,满意地看着老式灯管装出来的霓虹灯牌子,牌子上有厚厚的灰,“太”字中间那一点也不晓得掉去哪里,“太空火锅城”成了“大空火锅城”。俞生情不自禁朝自己点点头,确实,只有自己这种告老还乡、得了大空的闲人才会跑到这样的老街来吃火锅,合适,确实合适!

俞生刚准备迈步进到店里,他突然想起了什么,转过身来按住了准备发动的出租车。

“老弟,到中午了,要不吃顿火锅再走嘛!”俞生发出邀请。

“要得嘛!哥子!”也许是确实聊得投缘,司机小哥也欣然应允,也换了称呼。他把车往人行道上黄葛树中间划了白线的车位一摆,和俞生一起走进这久违的火锅城去。